

# 我促成了上海博物馆置换

◆ 李晓东

一个偶然瞬间，我做成了上海文明史上值得记录的一件大事——上海博物馆出让。事情还得从一次偶然的机会说起。

## 偶然相遇，改变我人生轨迹

我是个爱四处跑的人，对文物的兴趣早在西安当兵时就已经培养下来了。在我看来，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古老文明最真实的载体。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去上海老博物馆转转——与其说是参观博物馆，不如说是拜谒，拜谒一位博学的长者。

这些宝贝中，我最喜欢看的，要算是青铜器了。它不但是凝结了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心血结晶，还灌注了历史的风云变化。

上海，不是一个出土青铜器的地方。但这座城市却收藏着世界数一数二的青铜器，据说主要是晚清以来江南几位收藏大家的一批流传有绪的名品，如著名的大克鼎等，使来到这里的人们径直登上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巅峰，领略商周文化的一个精彩面向。那时上海博物馆设在河南南路16号，原来的中汇银行大厦内。

大厦有15层高，采取法式立体结构而建，红砖清水外墙，十分洁净稳实。正面高塔直耸云霄，是由中国建筑师黄日鯤及法国建筑师赖安吉爱共同设计完成。博物馆那沉稳而不失质感的灯光打在穿越了千年历史的青铜器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影，斑斑驳驳的痕。

推门而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六根环形而立的立柱构成的展厅，铜器、陶瓷、书画……所有珍藏领域的代表物品罗列在眼前。

“妈妈，你看，这是什么，怎么像小怪兽？”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孩指着商周青铜器询问带他来博物馆的母亲。

他的母亲疼爱地笑着，回答道：

由记者转型的企业家、北京大学名誉校董李晓东，在新近出版的传记著作《偶然》中，将人生经历融入一个个精彩故事。其中以实施太阳湖大花园项目、成功置换上海博物馆、改造上海棚户区三段经历，强调了“坚持梦想”、“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对成功的重要性。这里摘录书中对当年成功置换上海博物馆的翔实记录。

“那是青铜器，是祭祀用的，人们用它盛满东西，然后祈福，祈求生活美好。”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的青铜鼎，距今已近两千年历史。你看，它的造型依然是那么饱满，古代能工巧匠的手，着实让我们汗颜啊。”一个充满磁性的男中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回头一看，只见一位白发苍苍、气度非凡、面目儒雅的老者走入我的视野，他好像看到了我对着青铜器发呆，不知道在遐想着什么，于是走上来，陪我一同观看，耐心讲解。那時候，我只是为他的博学折服，也为他身上散发出的儒雅的气质心存敬仰，却不知道我们两个的偶然相遇，竟至改变我之后的人生轨迹。这也许就是那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在我的生命里起着重要作用的“缘”。这一场相汇的缘改变了我在上海的命运。

那位老者细细的黑框眼镜下，有着一双不大却平和深邃的眼睛，穿一件白色衬衣，个头不太高，理着干练的平头，看上去像个很斯文的学者。

我看到他平和内敛的笑容，一瞬间就有了亲切和熟悉的感觉，如痴如醉地听他介绍了良久，竟忘记请教姓名，过了好一阵才想起，赶紧说道：“今天我真是赚大了，听您这位专家介绍了这么久。连怎么称呼您都还不知道呢。惭愧惭愧。”

“他是我们马馆长。”不等对方

回答，周围一位年轻女孩调皮地插了一句，轻快地跑开了。

我顿时瞪大了双眼：“您是马承源馆长？我国著名的青铜器学者和古文字学家！”

也许是因为他在我父辈的年龄，又有着和父母类似的经历；也许是因为他对于青铜器的痴迷让我感动；又也许仅仅是因缘际会，我和马馆长一见如故。

“空间所限，我们现在展出的物品，其实仅仅到馆藏文物的百分之一二而已。只能精挑细选了。”马馆长不无遗憾地说道。

“百分之一二？”我被这个数据震惊了，情不自禁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确，这座中汇大厦，建筑年代已经有些久远，里面的空间布局，逐渐不能容纳上海馆日渐增多的藏品。

“你看，这里离外滩近吧？其实这曾经是杜月笙的银行，是中国由大亨开办的第一家银行。解放后国家收回，才有了现在的上海博物馆。”马馆长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微笑着讲述博物馆的历史。

我环顾四周，墙壁已然斑驳，潮湿中带着挥之不去的阴郁。这样的墙壁，这样的老房子，纵然是深厚的历史积淀，可是当真能保护这数千年的珍品不受侵蚀吗？我自问，很是担心。想到此，一丝不安从内心深处蹿了出来。

老馆长浑厚低沉的声音听起来

竟有些惆怅，他凝视着这些宝藏的眼神里似乎也隐藏着什么忧虑。在我的询问下，他介绍说，上海博物馆藏品评估几百亿，可是这栋老博物馆，温度、湿度，都没法控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在这样的条件下，锈迹斑斑。他的连连叹息，好像那逐渐消失的历史一样沉重。

## 李鸿章家族最后一位收藏家的故事

“那时候上海很混乱，一位位收藏大师被抄家……”

我的思绪再次被马馆长的叙述带回了博物馆，我继续听这个儒雅的历史学家甚是激动地讲着他经历的疯狂过往……

我记得，他说过的一段关于李鸿章家族最后一位收藏家的故事，尤其感人肺腑。

“李鸿章五弟的孙子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自幼喜好文物古玩，常年究心于考古学、掌故学、鉴赏学，精通中外历史。那是怎样一个人物啊……大约从1930年开始，李先生开始着手中国青铜器的收藏。上海的古玩市场、寄售商店是他常去之处。每到一处，从来没有多余的话，看好了就买，买好了就走，人们甚至称他是‘神秘人物’。”

“这可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他对青铜器的鉴赏自有独到之处。在他



■ 曾作为上海博物馆的中汇大厦

收藏的两百余件青铜器中，极为重要的有数十件，在反复考证后，他还写下考证文章。这可不是一般收藏者写的那种收藏心得和感慨，那是真正的、极有价值的考证论文！有理有据，每件东西的出处都有可考之处，可谓旁征博引，奥妙无穷！这些考证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都拿给我看过，那的确是下了真功夫的！没有一点水分！”

马馆长眼中闪起精光，却很快又黯淡下去：“李先生的这批收藏，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间一直保存完好。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闪转腾挪，里面的艰辛难以用语言表述，最后终于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将这批文物保留下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后，上海西区那一片花园洋房集中的住宅，被挨个儿地抄了家，李先生家里自然也在劫难逃……”

## 致大四

朱慧君 李雨及



### 3.那他会有危险吗

不一会儿，大眼睛护士回来了，交给我一张付款单让我去付费，我一看上面的数字，要预付两万元。还好我的银行卡里有五万美元，是爸妈让我到美国后作为生活费的，现在只好先用来救急了。

一个小时后，马悦被推出了急救室，送入了观察病房。医生告诉我，马悦的胸部断了二根骨头，腰椎严重错位，最起码要卧床静养三个月。“那他会有危险吗？”我急不可待地问。“那要看他恢复的情况，护理很重要，护理不好，很容易留下后遗症，你们可以请一位护工帮忙照顾，不然你们家属忙不过来的。”医生说完就走了。

我愣愣地站在病床旁，没有去找护工，四年前我爸腰伤住院，请的护工阿姨超级地不靠谱，根本就不好好干活，我决定暂时不请护工阿姨，自己学着护理。由于麻醉还没有过去，马悦还在昏睡中。我又给许见打个电话问候他那里情况，手机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想到他为了送我去机场祸从天降地被弄到了公安局，心里对他充满了十二万分的抱歉。生活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稍不小心就失去了控制。

又过了一个小时，正在我心如刀绞又无能为力的时候，许见仿佛从天而降到来到了我的身旁。

“你到底还是没有去机场？”许见深深地看着我。“我不能去啊，马悦怎么办？”我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心里安慰了一些。“可以找护工啊，再说还有我呢？”许见说。

“我爸住院请过护工，那些护工根本没有责任心，不可能做到精心地照顾马悦。马悦的爸爸妈妈目前都在美国工作，上海没有亲人，你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我是他的女朋友，怎么可以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临阵脱逃呢？”我坚持。

病房墙上的挂钟突然发出了一段悦耳的音乐，时间正好指向十点。“你的那架航班起飞了，你这样放弃实在太可惜了，你确定将来不会后悔？”许见怔怔地看着挂钟，很替我可惜。

“以后总还会有机会的。”我说。“雨辰，我

真希望躺在这床上的是我。”许见用一双暧昧的眼睛看着我，“这样我也可以享受你的无微不至了。”“去你的，都什么时候了，还取笑我。”我不理他。“我没胡扯，我说的是一实话。”我真挚地对他的真心话心存感激。“我很替马悦担心，希望他没事。”这个时候的我很需要有人来替我分担忧愁。“放心吧，马悦不会有事的，吉人自有天象，他那么阳光，什么事也伤不到他的。”许见尽力地安慰我。

望着他那对大哥哥哥似的宽慰的眼睛，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他，如果不送我，就不会有事了。如果他不追小偷，也不会受伤了，你说他怎么就那么的傻呢？照相机偷了，偷了，怎么比得上生命珍贵呢？”“话可不能这么说，如果大家求自保不去抓小偷，那这个社会不就大乱了嘛？”“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看见马悦受伤就不去救他呢，这些人怎么就那么冷血呢？”我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我在报上还见过更冷血的呢，广东一位二岁的女孩，被车撞了，居然没有人去救她，耽误了抢救，活活地给送了命。”许见说。

“这事我也听说了，还有呢，八十岁的老太摔倒在街上，居然没有人去扶她，你说这人怎么就越活越没有人性了。”我也愤愤不平地表达着不满，“有一回有位年轻人去扶了一把摔倒的老太太，结果被老太太的家属诬告说老太太就是被他撞的，你说这种人还有没有人性。真是一粒屎坏了一锅粥，这种恶果造成了现代人越来越互不信任，越来越冷漠。”

“是啊，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会走下坡路啊。”许见强调说。“怎么办啊，不能眼看着这么下去，我们总得做些什么，不然这个社会会变成感情的沙漠的。”我深深地望着许见，期待许见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其实我知道，他哪能给出什么答案啊！“我能有什么办法？”果然，许见回答得干脆利落。“我妈妈常说他们这代人的青春时代就像赵薇的《致青春》，贫穷但却依然豪情万丈，而今天的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家还是在苦苦地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喜欢用‘囧’来形容自己的处境。我真想祈求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点上一把火，让这个世界能温暖起来。”我祈祷。

### 12.社交使人更长寿

可以做出这样的分析：睡眠时代谢明显偏低，大脑供氧不足，常使人头昏脑涨，既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又使得血液运行迟缓，血管及脑内凝血块增加；体力活动的减少，免疫系统功能及体力也会随之下降，久而久之，各种疾病常常会接踵而至。

因此，注意睡眠，人们常可以活得更长些。理想的是将每天睡眠时间控制在6.5~8小时之间最为适宜；年轻者可以接近8小时；年长者6.5~7小时足矣。每天超过10.5小时或不足4.5小时者，都可能加速衰老，这属于“病理睡眠”过程，提示身体已濒于亚健康的危险边缘。

研究进一步提示，6.5~8小时的睡眠分两段进行更为合理些！换句话讲：学会午觉，稍微小歇片刻是适宜于健康的，因为它有助于全身机能的张弛结合！

社交使人更长寿。心身医学有个“社会支持”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特别是现代人）是依赖社会关系而生存的，社会关系越丰富，越和谐，他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就越多，他就越容易守住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就越可能长寿少疾患。我们早先的研究也认定：女性之所以比男性总体更健康，期望寿命更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女性更乐意与人交往及主动寻求倾诉。这一结论是符合客观的。

2013年2月，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论内心是否感到孤独，社交孤立都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社交生活则有益长寿。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和卫生保健研究所所长安德鲁·斯特普托带领研究小组调查6500名年过52岁英国男女的社交情况、健康状况和孤独感。7年6个月的研究期间，918人去世，主要死于冠心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与有正常社交生活的研究对象相比，社交孤立者死亡风险高出26%。

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报告说，令人吃惊的是，无论社交孤立者是否感到孤独，死亡风险不变。换句话说：即使是孤独者，多参加社会交往活动也有好处。斯特

普托解释说：社交联系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和温暖，消解寂寞感，这一点相当重要；而且，还能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帮助，督促人们按时服药。这些对老年人的生活尤其重要。

我们在2006年进行的南通地区肿瘤患者大样本调查中发现，患了癌症，愿意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康复效果明显优于把自己闭锁在家中，封闭自己的要好得多。

201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凯泽，珀默嫩特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婚姻幸福或者与家人朋友关系密切的乳腺癌患者，存活几率更高，与伴侣、朋友、母亲或姐妹的紧密联系有助她们战胜病魔。患者确诊3半内，社交孤立者死亡风险高61%。可见，社会交往是维系现代人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环。

也许，有些人还在为上个世纪的科学及社会进步沾沾自喜。的确，人类已经能够上天落地了，许多肆虐的烈性传染病已经被有效控制；一些营养不良性疾病在地球的“多数村落”已基本消失；期望寿命大有延伸，值得庆幸。然而，一些睿智的学者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人类还远未达到可以弹冠相庆之际。远的不说：艾滋病、萨斯、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病等不时来造访，时时令人胆战心惊。而一些传统的常见慢性病，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障碍等，不久挥之不去，而且，人类似乎尚未良好对策；癌症等发病率的快速攀升，让人们的心绪丝毫无法松弛，毕竟，冠心病、冠心病等高风险的死亡利剑，谁都不敢轻视。

更何况，今非昔比！至少环境已经非昔日的蓝天白云为主，水污染、空气污染、食物污染，还有不可胜数的人类自我制造的环境“激素(毒素)”；加上一连串的危机，从资源危机、水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等，因此，理智者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毕竟，人生存在生态圈中，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万能的！

亚健康：病前状态。中医学素来强调“上工治未病”。高明的医师在病刚刚有点苗头时就努力加以控制。而这“未病”近来成了百姓的口头禅，不过不再叫“未病”，而是称为“亚健康”。城市白领，几乎人人知道亚健康，人人乐于承认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 管理自己的健康



何裕民教授健康新宣言

何裕民 倪红梅